

所罗门的橡树

Solomon's O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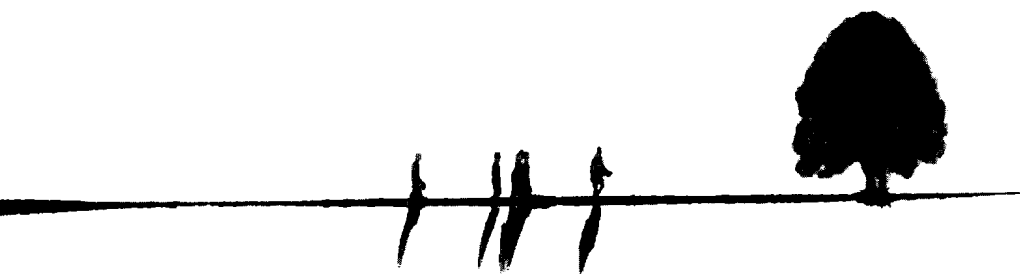
[美] 乔·安·曼普森 著
万辰秀 詹重阳 译

只有坚信爱的存在，才会获得生命永恒的欢愉！



Solomon's Oak
所罗门的橡树

[美] 乔·安·曼普森 著
万辰秀 詹重阳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所罗门的橡树 / (美) 曼普森著 ; 万辰秀, 詹重阳
译.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1.7
书名原文: Solomon's Oak
ISBN 978-7-5075-3527-3

I. ①所… II. ①曼… ②万… ③詹… III. ①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6877号

SOLOMON'S OAK By JO-ANN MAPSON
Copyright: © 2010 BY JO-ANN MAP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Beijing Land of Wisdom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所罗门的橡树

作 者: (美) 乔·安·曼普森

译 者: 万辰秀 詹重阳

责任编辑: 潘 婕

特约监制: 石谨瑜 武 亮

特约策划: 武 亮 和 美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cn>

投稿邮箱: hwcbs@126.com

电 话: 总编室010-58336255 责任编辑010-58336230
发行部010-5833627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3527-3

定 价: 29.80元

谨以此书纪念杰森·威格。

他于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日被人杀害，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他伤心难过。为了实现杰森的写作梦想，我将拿出该书收益的一部分，在阿拉斯加大学设立杰森·威格创意写作优秀奖。

杰森，希望天堂里有你梦想的一切。每天都想念你。

也献给尔琳·福勒，谢谢你持久而真挚的友谊。

女人的心就像旧瓷器，
不会因为一两次破坏而有所不同。
萨默塞特·毛姆，《菲里特力夫人》，一九〇七年

序 言

一八九八年，在距离加州帕都阿的圣·安东尼奥教堂不远处的卓伦，宾夕法尼亚州的迈克尔·哈洛伦想要跨过纳兹曼妥湖，当时是冰雪消融的早春。和西行的所有人一样，他以为加州是一片物产丰富的乐土：盛产鲍鱼的太平洋、随处可见的柠檬果园，以及全年生长的洋蓐，这些足以养家糊口，让家族兴旺。

根据加州印第安人流传的故事，他的马到河边就止步不前了，被哈洛伦用鞭子抽打才踏进河里。河的对岸，是他刚买的土地。所有人都忠告他等冰雪融尽再过河，旅店店主甚至愿意免费为他提供食宿。但是，他拒绝了，他认为这只是店主的圈套，想要窃取他的土地。他驾着马车，先踏进河里，妻子爱丽丝和年幼的女儿克莱拉上车的那一瞬间，车子失去了平衡，迈克尔被甩了出去。爱丽丝被缰绳绊住了，马受了惊，想要挣脱。马车在湍流的河水中不停翻转，迈克尔吓坏了，只能在河岸上眼睁睁地看着平时用来鞭打马匹的缰绳不停地旋转拧紧，活活地把妻子的头颅勒了下来。几天后，她的尸体被冲上河岸。而女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哈洛伦夫人入葬后，加州萨满教的巫师预言，她的灵魂永世不得安息，因为不完整的尸体，是找不到自己可以栖息的精神家园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亨特·利格特堡军事基地看管军火库的两个士兵看到了爱丽丝。结果他们中的一个人死于心脏病突发，另一个人精神错乱，再也没能康复。部队对这一报道给予了否认，却随之关闭了军火库。除了加州流传的故事《卓伦的无头女尸》，还有几个加州中央谷的故事，是关于骑马的无头女人的：《穿蕾丝的女人》《守护神》以及《被谋杀妻子的鬼魂》。

故事，经过世代相传会有两种可能：如实的史实以及经过人们添油加醋的传说。

“历史”最初是一个拉丁语单词，后来经过希腊语演变成英文单词。本意是“查明”，有些字典的解释是“智者”。在现代字典中，历史的定义是“对重要事件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记录”。历史是可以创造的，不管是做了好事，还是干了坏事。有时人们说：剩下的就是历史了，这意味着他们想要略过故事最有趣的部分不言明。有时，你也可以成为历史，意思是你已经离开人世或者消失了。《风中的尘埃》，这是摇滚乐队堪萨斯唯一一首广为人知的歌曲。

“传说”这个词，来自中世纪时期的英语、法语和拉丁语，意思是“未知的事情”。民间传说，则来自德语和荷兰语，译为“了解”。

也许，在史实和传说中，我们能够窥见故事的全貌。

据说，直到现在，卓伦一到没有月光的夜晚，无头的爱丽丝就会出现在纳兹曼妥河上，寻找失踪的女儿。她也经常出没于军事基地的古老墓地。当地人说，你要是见到爱丽丝，马上把耳朵贴在地上，就能听到女婴的哭声，在哭着找妈妈。

目 录

CONTENTS

序 言

第一部分	格兰瑞·所罗门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29
第三章		53
第二部分	约瑟夫·维吉尔	93
第四章		95
第五章		114
第六章		121
第七章		165
第三部分	朱妮普·麦克奎尔	209
第八章		211
第九章		241
第十章		245
第十一章		264
第十二章		273
第十三章		283
后 记		301

第一章

海盗婚礼菜单

烤火鸡

苹果、枣和洋葱填料

土豆泥

花生面包

开胃菜

麦金托什苹果

加州脐橙

蜂蜜酒

烈酒

柠檬蜂蜜

海盗船魔鬼婚礼蛋糕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七日，星期四，感恩节

一年前的今天，格兰瑞·所罗门忙活了几个小时，精心为丈夫丹准备传统的感恩节大餐：填充面包屑的火鸡、蔓越莓酱、浇肉汁的土豆泥，以及丹的最爱——点缀着棉花糖的山药煲，这道菜她以前总是做得不够精致。

格兰瑞不明白，丈夫丹为什么偏爱这道经常被她烤焦的点心。她最拿手的佳肴是堪称“完美工艺品”的南瓜饼，外酥里嫩，足够与祖母的手艺相媲美。但是，丹却认为这道精致的工艺品远远比不上那看上去黑乎乎倒人胃口的山药。

格兰瑞摆上陶瓷餐具，这些古老而精致的餐具是丹的母亲弗兰西斯·戴泽特·罗斯太太留下来的。她将亚麻餐巾熨烫好并折叠得整整齐齐，将奶油搅拌得均匀而黏稠。丹进行饭前祷告时，她喝了一杯酒，莫名的，一接触到宗教心里就开始惴惴不安。稍后，他们一边享受美味丰盛的餐点，一边随和地聊天。饭后，格兰瑞与丹牵着马，在种满橡树的私人领地悠闲地踱着步。之后，她又与萨利纳斯州的妈妈通电话，祝福她感恩节快乐，电话中，母女俩彼此倾诉了对已故父亲的思念。她的父亲离开她们已经二十二年了，那年，她和姐姐哈丽不过是十几岁的姑娘……和妈妈聊完，她又给哈丽去了电话，对方正在参加热闹的鸡尾酒会。哈丽的作息。格兰瑞笑笑，和小时候一样永远让人费解。

时光如水，转眼又过去了一年。

今年，格兰瑞独自一人烤了三只重达二十五磅的火鸡，耗费三十磅土豆，又加烤了十二根长条面包。除了照例预备丰盛的食物之外，格兰瑞还特地向朋友罗尔娜借了一只竹筐，用以收获满满一筐新鲜的苹果和橘子。唯独与往年不同的是，她今年没有准备丹的最爱——山药。倘若丹还健在，格兰瑞会非常愉快地为丈夫准备可口的山药煲，尽管她尝试了无数次总是感觉不尽如人意，无妨，她愿意一次次在他做祷告时专注地看着他，放下酒杯，等待他说“阿门”。

今年感恩节，格兰瑞酿制了几加仑蜂蜜酒、柠檬酒以及在兰姆酒中加入水果做成的烈酒。这三种酒是给海盗们喝的，喝酒是海盗们最乐此不疲的消遣。

她正在为船长安格斯和未婚妻爱德米诺准备感恩节的订婚宴，这对新人邀请了五十八名宾客，打算周末装扮成海盗开一个狂欢派对。他们跑遍所有的教堂，但没有一个教堂愿意为他们举办这种异想天开的婚礼，无奈，安格斯找到格兰瑞，请求她同意借用一下她家的教堂。教堂是丹去年九月建造的，倘若他在天有灵，知道教堂被用来举行婚礼会怎么想……

安格斯是在参观所罗门的橡树时看上这座教堂的，教堂并未被收录在AAA旅游指南上。但是，橡树却依然远近闻名，因为它在并不适合自己生长的中央海岸山谷竟然顽强长成了一百多英尺的参天大树。它已经伫立在那里很久了，陪伴了所罗门家族三代人。谁又知道，在这之前它又活了多久呢？

橡树成为分界线，将所罗门家与其他护林员的土地分隔开来。他们种植草莓、葡萄、山核桃树，蒸馏香醋，喂鸡，养几头牛，制作美味的羊奶酪，拿到农夫市场上去卖——他们想方设法，艰难度日，靠几亩田地维持着生活。

林木协会经常拉一些游客来所罗门家观赏橡树，来自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园艺专家在橡树下为大家进行现场讲座。寻求浪漫氛围的年轻人，在橡树下向女友求爱，绿荫掩映的橡树绝对是他们的不二选择。阳光明媚的日子，外光派画家们带着画架来此地作画，赶上月圆之夜或者异教徒的节日，祭司或穿着节日的盛装，或穿便服，时而围着橡树徘徊，时而驻足祈祷。

所罗门家族并不介意人们的叨扰，因为他们深知这棵橡树确实与众不同。大多数橡树是活不过百年的，然而这棵所罗门橡树却枝繁叶茂，据不远处的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学生们估计，它大概有二百四十岁了。

“别人都不愿为我们举办婚礼。”船长安格斯一个月前向格兰瑞请求时说道，他特意带上了好的花式咖啡和杏仁角面包来讨好她。

十月曾经是格兰瑞最喜欢的季节，现在看到满地落叶、成堆的账单，只觉得满心凄凉。

“我们去其他教堂问过了，共济会神庙明确拒绝了我，这些人和强盗看起来没什么两样，至少游行时他们的装扮看着像。”

格兰瑞打量着餐桌对面的他，问：“你多大了？”

“三十，正在经历人生的转折点。你呢？”

“三十八。”

“结婚多久了？”

“快二十年了。”

“哦，”安格斯说，“那么久了。”

“时间过得很快。”格兰瑞一边说，一边用手筛着面包屑。

“我们爱得很深，所罗门太太。”

“看得出来。”

安格斯蓄着红色的络腮胡，金红的头发垂在背上，眼睛像孩子般蓝得清澈，目光充满希望。

“我希望我们的婚姻不只是一纸法律合同，而是充满着美妙的乐趣。”

丹去世以后，格兰瑞再也没有去过教堂，在她看来，教堂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每次她去喂马，都故意不去看教堂，别人也许会从教堂中看出丹精湛的手艺与河滩岩石的艺术美，而对她说来，这只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做毫无意义的事，挽回不了已故之人的生命。

去年二月，肺炎夺去了丹的生命。他死后，格兰瑞不得不在一个连锁折扣店里打工，一礼拜工作四天，每天工作五个小时，开车走高速上班，挣的却是最低的工资。她的主管拉里才十九岁，说话粗鲁。他的职责是教她如何理货，如何对顾客讲话，什么时间可以趁机溜出去上趟洗手间，而她的年龄足可以当他的妈妈了。

丹的人寿保险，选择的是加州的牧马人保险公司，几乎所有的护林员和农夫都是在这个公司投保。丹死后，公司赔偿了五万元，这对于当时正

需要支付保险费的所罗门一家来说无疑于一笔巨款。由于没有医疗保险，支付完医院账单后钱就所剩无几了，她的积蓄恐怕也熬不到圣诞节。

安格斯想付给格兰瑞三千元，作为教堂使用费和婚礼餐饮费。她自己喂养了鸡、马、羊和狗。

“好吧，安格斯，你就好好筹办婚礼吧。”

“谢谢，我迫不及待地想给爱德米诺打电话了。”他欢快地起身，对格兰瑞千恩万谢，然后掏出了支票簿。

在摇摇晃晃的餐桌和面包屑的见证下，一桩原本没有可能的生意就这样诞生了。

婚礼教堂 海盗们恭候您的光临

这座教堂是丹生前最后的杰作。

一个夏日的早晨，他正吃着燕麦粥，突然说：“我突发奇想，想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教堂，无须富丽堂皇，只求可以遮风避雨、潜心祈祷。”

格兰瑞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但是她支持他的决定，对他的一辈子所积累的木工手艺赞不绝口。教堂恰好在二〇〇二年劳动节前建成，让他比较郁闷的是那个周末恰好无雨。教堂的长椅上可以坐下四十个人，如果把孩子抱在腿上，则可坐五十个人。石板搭成的斜屋顶，外露的横梁，彩色玻璃，玻璃是一个艺术家专门设计的。作为回报，丹为他在帕索罗布尔颇具艺术风格的房子进行木工装修。

那时，他的生命只剩下六个月了。

格兰瑞站在最后一排长椅旁，检查着婚礼的布景。以前，她经常给丹

送午餐，火腿三明治和柠檬水，夏日的太阳落山前，丹能喝下满满一大杯柠檬水。他每次都是小饮一口，然后意犹未尽地咂咂嘴，说：“我是世上最幸运的人。”

格兰瑞也觉得，他是世上最幸运的人，因为他总是善于发现每个人的优点。只是，他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就在安格斯的“海盗婚礼”举办的前两天，格兰瑞站在卧室的衣柜里，看着丈夫曾经穿过的衬衣发愣。据她所知，没有什么习俗规定何时应该整理亡夫的衣物，但她觉得今天该整理整理了。二月二十八日，距离现在还有三个多月，到那时，丹离开她已经整整一年了。她把牛仔裤和法兰绒裤子折叠得整整齐齐，用纸箱封存起来；几年前养子送给丹的领带，也许今年冬天可以用来做一张拼布挂毯；斜纹棉布茄克考虑送人，能够在寒冷的冬天给别人带去一丝温暖；几乎全新的红翼牌靴子，用报纸将它们连同衣服包好，放在衣柜的地上……还留下一件浆洗过的白衬衣，格兰瑞静了静，将脸埋在衬衣里，上面使劲地嗅了嗅，仿佛还残留着一股熟悉的香皂味。

“你要是还活着就好了，多希望你能帮帮我啊，”她低声伤感地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婚礼上要是有人耍剑，弄伤了别人的眼睛可怎么办？”

每天，她都会在衣柜里待上一会儿。这是家里最私密的地方，她只想把眼泪静静地流在没有人看见的角落。默默地哭泣了一会儿，格兰瑞擦干眼泪，强迫自己回忆那些快乐的日子。夏日的傍晚，他们骑马奔到山顶，狗在身旁欢快地追逐着，惊起了栖息在树上的鸟儿。树下，丹坐在马背上，伸过手来握住她的手，两个人一起携手欣赏慢慢沉落的夕阳。他们很少赞美夕阳，因为加州的落日美到无法用言语形容……格兰瑞回想起每次外出散心时，丹都说些有趣的话逗自己开心。有一次，他用无比夸张的爱尔兰口音，引用诗人迪兰·托马斯的诗来描述太阳：“太阳像橙子，像西红柿，像一只

美轮美奂的金鱼缸……”

那些美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徒让人留恋。

格兰瑞把鸡蛋攒着，拿到农夫市场上去卖，训练着“最后一刻挽救”的狗，勉强维持生计。有一次，她忘了锁谷仓的门，成群的老鼠乘虚而入，举家来此做窝，把这里当成了它们的乐土。桌子上摆放着一沓卡片，是丹死后朋友们送给她的，里面写满安慰的话语。现在，上面已经落满了一层厚厚的灰，而她一直没有回信对大家的安慰表示感谢。卡片正面的彩色蜡笔画，以及卡片里的诗句，她依然没有勇气去触碰。心中的痛，是任何物事都不能抚平的，睹物思人而已，也许唯有寄希望于时间……

格兰瑞忍不住伤感，眼泪又一次涌上眼眶。丹教过她怎样修门，怎样给孩子们分豆子，怎样全心全意爱一个人……可是，他没有教过她，若没有他，她该如何活下去。

“我们在一起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这些回忆会伴随着你。”她好像听见他在耳边轻声说，如同以往。而格兰瑞也准备好了如何回应，“可是，我想要你的拥抱，记忆却做不到。”

丹的追悼会，聚集了二百多个亲朋好友。丹走了以后，格兰瑞每天遛狗驯狗时，都会把心里话向狗倾诉，狗成了她最忠实的听众。他喝咖啡用过的杯子、吃燕麦粥用过的碗，她都会亲自洗得干干净净。家里的东西洗了一遍又一遍，足足忙活了三个星期。然而忙碌过后，剩余的时间显得如此漫长而难熬。

“格兰瑞，有句老话你听说过吗？嫁给比自己大的男人，年纪轻轻的就有可能守寡。”

当年，母亲曾经这样告诫她。那年，她不过二十岁，而丹已经三十五岁了，他按照传统习俗，上门求婚，请求她的母亲把最小的女儿许配给他。但是，她后来守寡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年龄相差悬殊，一切都怪他太固执，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要知道，那个冬天是加州有史以来最寒冷的冬天。

“没事。”他一边忙前忙后，一边剧烈地咳嗽着。

晚上，她把维他命C、锌片等一堆药放在丹的面前，用命令的口吻说：“不把这些吃了，不许上床睡觉。”

三天之后，丹还是被病魔击垮了，发高烧，体温达到一进零四华氏度。被送到医院时，苦苦折磨他的病毒已经侵入了血液，医生们将这种强悍的病毒称为“超级病菌”。丹的肺受到病毒感染，引发肺炎，看起来虚弱不堪。

“对我笑一笑。”丹对她说。

她听了手足无措，只是想哭。丹才五十三岁，身体健壮，能举起六十磅重的马鞍。他怎么可能被那么微小、只能通过显微镜才看得到的细菌夺去生命呢？

婚礼终于来了。

她把叠好的衬衣铺平，挂回原处，目不转睛地看着。为了准备婚宴，钱已经花得所剩无几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从几天前开始准备食物，害怕人手不够，又将两个养子找来当侍者。

做完饭，一切准备就绪，给自己化一个适宜的淡妆。客人马上就要来了，她站在衣柜前，对着满满一柜子的旧衣，忍不住伸手抚摸。今天就要把他生前用过的东西送走了，她还是觉得舍不得，于是把箱子推到衣柜最里面，算作暂时的逃避。

她套上一条蓝色的裙子，丹以前最喜欢看她穿这条裙子，蹬上灰色的高跟鞋。梳妆台上有个小盒子，里面珍藏着几件许久不曾戴的珠宝首饰。她从里面挑了一条珍珠项链，这条项链是祖母留给她的，时间长了，珍珠隐约泛黄。她还记得，有一年，他们的手头稍微宽裕些，丹给她买了一对和这条项链相配的耳环，送给她作为圣诞礼物。

她坐在镜子前，回首前尘往事。头发长了，银丝掺杂其间。十四岁那年的夏天就长出了白头发，格罗瑞轻轻叹息，光阴如流水，一晃二十年过去